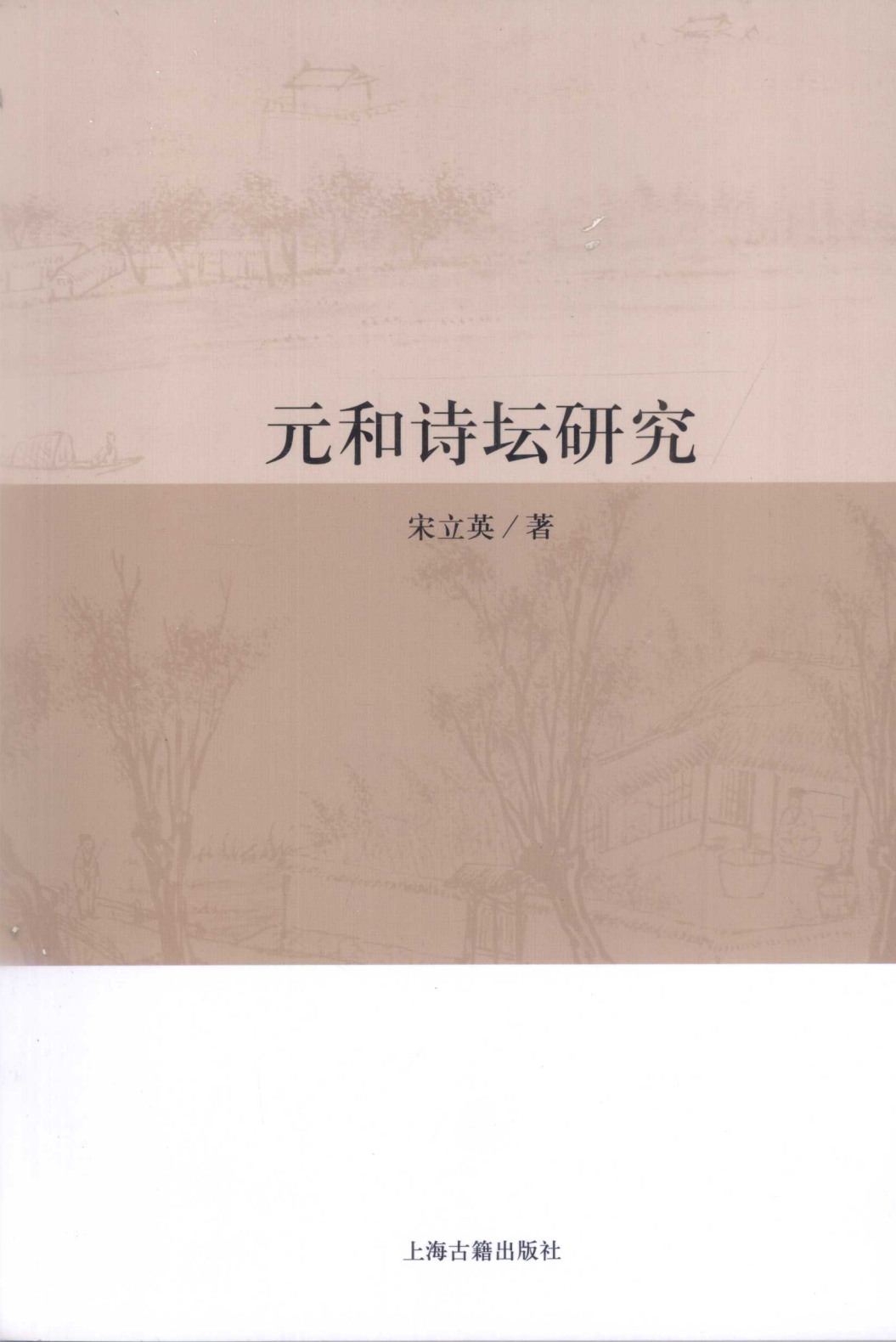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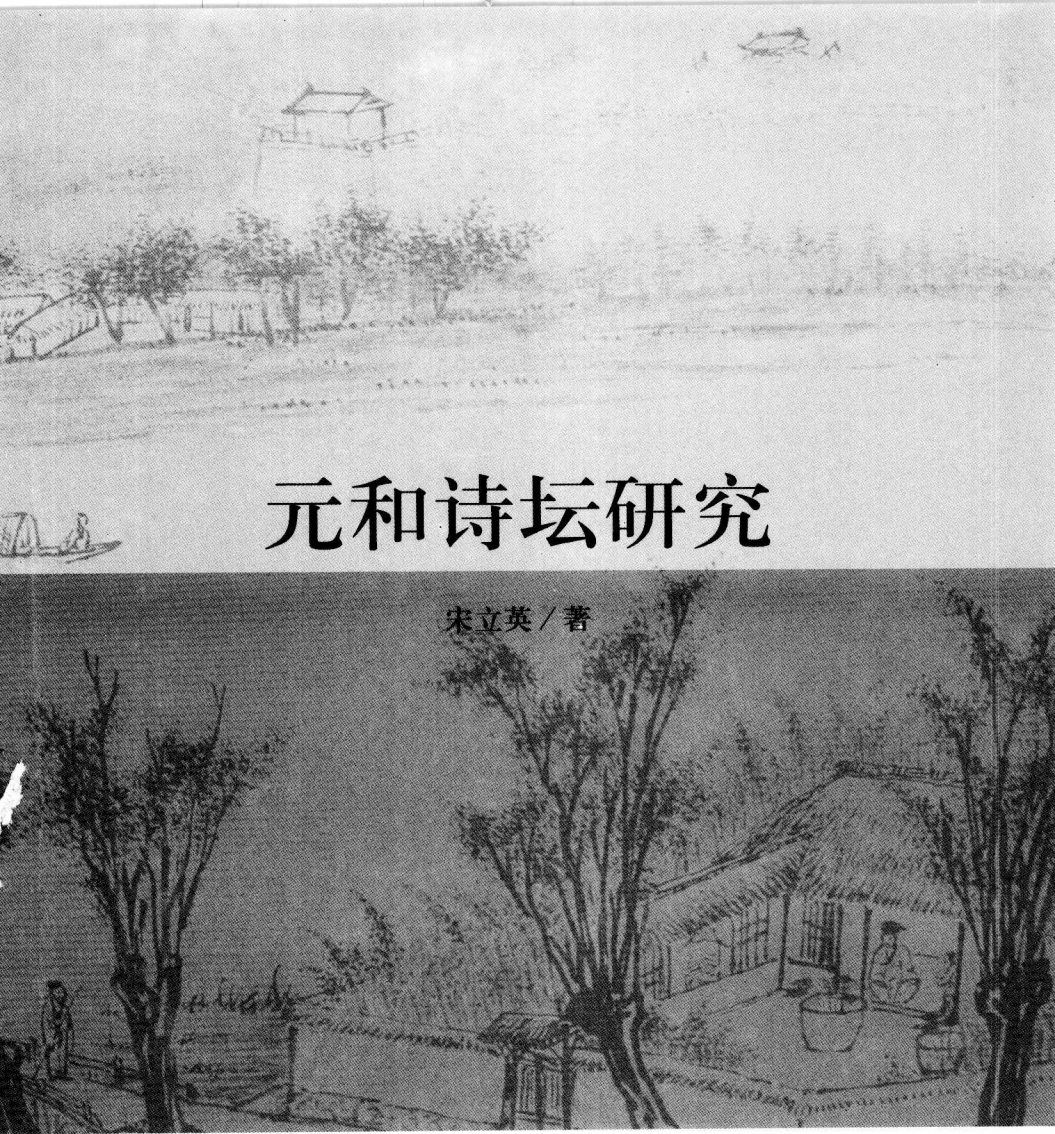




元和诗坛研究

宋立英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和诗坛研究

宋立英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和诗坛研究/宋立英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325 - 5608 - 3

I. ①元… II. ①宋…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234 号

元和诗坛研究

宋立英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ISBN 978 - 7 - 5325 - 5608 - 3

I · 2214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黄 珅

晚清同光体首领陈衍标举“三元”(开元、元和、元祐)之说(《石遗室诗话》),同光体另一首领沈曾植创“三关”说,即去掉陈衍“三元”说中的开元,换上元嘉,由唐、宋上溯,做活六朝(《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这既是古近体诗三个演进阶段,也是学诗的门径。

元和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对元和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近些年诗派研究的兴起,促成了元和诗派研究的一个热潮,但是对元和诗坛进行整体观照的探讨尚少,而宋立英所作的正是这样的研究。

“诗到元和体变新”。何谓“元和体”?由于元稹、白居易诗的风行和影响,出现了一些拙劣的模仿者,自称为“元和体诗”,以致在当时就已产生了误解,“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元稹《上令狐相公书启》)。同时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元和之后,文章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放于张籍,诗则矫激于孟郊,学浅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视野显然要开阔得多。

这些看法固然有偏颇之处,难成公论,但对元和体,历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厘清这一概念,成了研究的前提。本书首先对元和体的涵义进行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元和体界定为元和时期所有带有新变色彩的诗歌创作,主要以怪奇和平易两种特征为主。”将元和时段界定为从贞元十四年到长庆四年。这就定下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具体研究的操作层面而言,也较为合理。

整个研究分为三大部分,以元和诗坛的外部关系论、本体风格论、后世影响论三端作为论文的主干,再向纵深开掘。

上编论述影响元和诗歌的因素,视野开阔,作者经过仔细的分析比较后,指出“元和诗人取法前代,转益多师,而又能自成体格。他们从老杜入手而能远溯《诗》、《骚》,近揖陶、谢,各取所需,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诗歌风格。”同时也注意到同时代的文化现象和其他文体对元和诗歌的影响。

元和诗人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旨意,不在对元和诗人的佛教思想进行深入的剖析,而是通过他们的作品辨析元和诗人与佛教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韩愈是否信佛,学者有过争议,书中通过对韩愈与僧人的交往以及韩愈对佛教的态度,进行了分析梳理,认为:“对于韩愈,不能因为其反佛就认为他与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能因为他与佛教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就认为他信奉佛法。韩愈的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韩愈出于政治考虑,排斥佛教也是人所共知的。作为文学家的韩愈与作为政治家的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有差异的。”这样的结论,就比固执一端的说法,要客观合理。

关于古文运动和元和诗坛创作的关系,书中分析了韩孟诗派

的奇险与古文创作尚奇的一致性、柳宗元诗文风格骚怨清雅的一致性、元白古文创作与其诗风平易的一致性,指出“他们的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在风格上保持着一致,诗文创作之间互有影响”。这样的结论,也符合当时创作的实际情况。

诗与传奇的关系,虽也有人论述过,但本书“唐传奇与元和叙事诗”一章,集中讨论元和时期两种不同的叙事文体之间的关系,指出在适合其发展的时代中,两种不同叙事文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共同促进了唐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再结合元和诗风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来论述,这样元和诗歌所受的影响,就能够立体地呈现出来。

中编论述元和诗歌风格,对元和诗人的创作以划分流派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梳理,注重从作品出发,不作蹈空之论。通过具体的分析,对其诗歌特点的归纳也就水到渠成。如对孟郊诗歌“寒奇”特色的论述,就是通过对孟郊诗中所用寒苦瘦硬语词的统计分析,来阐明孟郊寒奇诗风是如何形成的。对李贺瑰奇诗风的论述也是通过语词的分析,如论述李贺诗的冷艳,就通过分析李贺诗中所用各种伤心忧郁的词汇与“红”搭配,赋予红色以感伤色彩。论述韩愈诗风的雄奇、贾岛诗风的清奇,也同样采用了语词分析的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另外,作者对元和诗人的诗风不作泛泛而论,而是抓住其带有新变特色的方面进行论述,如对柳宗元诗风的论述,抓住了奇的一面作细致的分析;对刘禹锡诗风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反映贬谪之地风土人情的诗歌、民歌体的《竹枝词》及有特点的咏史诗部分。这样就突出了新变这一贯穿元和诗坛的主线,同时也呈现出元和诗坛创作的特点:在新变这一共性中又呈现出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个性创作。

下编阐述元和诗歌的影响,在元和众多诗人对后世的影响中,

抓住几个要点论述,而不是作事无巨细的罗列;同时能够注意到一些以往研究涉及较少或存在争议之处,进行深入阐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如通过对张为《诗人主客图》与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比较,指出晚唐诗歌所受元和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贾岛、张籍的影响;竟陵派与贾岛、姚合的关系,以前关注较少,本书也专列一节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竟陵派并不曾刻意去学贾岛、姚合,其诗风在幽僻方面与贾、姚有些相似,但竟陵派无论是从诗体选择、诗歌理论上,还是其所遭到的致命打击上,都远非贾、姚所能相比。从整个诗风生命的延续上,贾、姚历代不乏模仿者,而竟陵派却终成绝响。”这些都是在通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书后三个附录是对正文很好的补充,也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元和诗人有关佛教作品的统计》,是作者论述元和诗人与佛教关系的材料基础。王建以百首组诗的形式写作《宫词》这一富有开创性的创作,也是求新求变的元和诗坛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总体构架上考虑不适合放在正文部分,所以作为附录二的《王建〈宫词〉论析》,是对正文非常必要的补充。附录三《从张为〈诗人主客图〉看元和诗分派的局限性》,是作者2006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通过对张为《诗人主客图》中所划分的中晚唐诗派与后世的元和诗人分派进行了比较,指出对诗人分派会因着眼点的不同,而将同一诗人置于不同的流派中。分派有其积极的一面,即能体现出共性,便于研究,但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往往在强调共性的同时,淡化或抹杀了对个性的研究。

还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宋立英就已显示了好学深思的一面。这部论著的意义还在于:对于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已经反复探讨过的问题,如何从新的角度,发掘前人所未曾注意的领域,作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作者以其通达的

视野、文史兼容的根底、具体而微的论述,作了富于启示性的回答,在一棵学术研究的老树上,生发出体现时代进步的新花。书中对价值观念、审美心理、艺术精神以及文化人格等方面的探究,既善于吸取前人的成果,又不盲从已有的结论,对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〇一〇年三月

目 录

序	黄 坤	1
绪论		1

上编 影响元和诗歌的因素

第一章 元和诗溯源	15
第一节 盛唐诗人的影响	15
第二节 大历诗人的影响	22
第三节 唐代以前诗人的影响	26
第二章 外服儒风而内宗梵行	
——元和诗人与佛教	33
第一节 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刘禹锡与佛教	34
第二节 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柳宗元与佛教	37
第三节 佛本夷狄之人——韩愈与佛教	40
第四节 前生应是一诗僧——白居易与佛教	47

第五节 有家从小别,无寺不言归——贾岛与佛教	55
第六节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元和诗人佞佛的原因分析	60
第三章 古文运动与元和诗坛	65
第一节 古文运动与新乐府的主张与创作的呼应	66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奇险与古文创作尚奇的一致性	69
第三节 柳宗元诗文风格骚怨清雅的一致性	75
第四节 元白的古文创作与其诗风平易的一致性	80
第四章 唐传奇与元和叙事诗	83
第一节 元和诗人与传奇作者的关系	84
第二节 诗与传奇的相互配合	88
第三节 叙事诗与传奇的共同特点	90
第四节 诗与传奇的相互影响	94
第五节 叙事文学繁荣的原因	97

中编 元和诗歌风格分析

第五章 怪奇:韩孟诗派自觉的追求	103
第一节 孟郊的硬语盘空——寒奇	104
第二节 韩愈的万怪惶惑——雄奇	111

第三节 李贺的百家锦衲——瑰奇	119
第四节 贾岛的瘦硬苦吟——清奇	132
第六章 平易：元白诗派干预生活的需要	140
第一节 张籍、王建的平易雅正	141
第二节 白居易的平易通俗	149
第三节 元稹的平易绮艳	154
第四节 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之共同点	164
第七章 刘柳诗	
——别调中的趋同	167
第一节 柳宗元诗歌的新变	167
第二节 刘禹锡诗歌中的新变	175
下编 元和诗歌的影响	
第八章 元和诗歌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影响	189
第一节 贾岛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影响	192
第二节 张籍诗歌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影响	202
第九章 元和诗歌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213
第一节 白居易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213
第二节 贾岛、姚合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223

第三节 韩愈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235
第十章 元和诗歌对金元诗人的影响	246
第一节 李贺对金代诗人的影响	247
第二节 李贺对元代诗人的影响	252
第十一章 元和诗歌对明清诗人的影响	263
第一节 竟陵派与贾、姚	263
第二节 “梅村体”与“长庆体”	271
第三节 性灵派与元、白	278
附录一 元和诗人有关佛教作品统计	290
附录二 王建《宫词》论析	298
附录三 从张为《诗人主客图》看元和诗分派的局限性	334
参考文献	343
后记	367

绪 论

元和诗坛在唐诗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盛唐,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下开宋调,成为宋诗效法的对象。在宋以后直至清末民初的诗坛上,都回响着元和之音。异彩纷呈的诗歌特色使得元和诗坛充满了魅力,元和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及其所开启的作诗法门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盛唐诗人。

元和是诗歌出现新变的时期,陈衍“三元说”将开元、元和、元祐并提,认为诗“莫盛于三元”,沈曾植“三关说”将元嘉、元和、元祐并提,认为是诗之“关捩点”。

对这一阶段的单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很全面而且很深入,近年对诗派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关于韩孟诗派的研究专著已经有三部:肖占鹏的《韩孟诗派研究》、姜剑云的《审美的游离——论唐代的怪奇诗派》、毕宝魁的《韩孟诗派研究》。元白诗派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弱,钟优民的《新乐府诗派研究》,其研究范围不只元白诗派,包括整个元和时期的新乐府创作;陈才智的《元白诗派研究》探讨了元白诗派的人员组成、形成过程、文学特征和发展状况。以文化视角进行研究的专著有胡可先的《中唐政治与文学》、尚永亮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及查屏球的《唐学与唐诗》。胡著侧

重探讨永贞革新这一政治事件对元和诗坛的影响;尚著从贬谪这一角度探讨了贬谪对元和五大诗人刘、柳、韩、元、白的心理及创作产生的影响;查著则从学术与诗歌发展的关系,考察了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思潮对中晚唐诗风演变的作用。诗体研究方面,台湾张修蓉的《中唐乐府诗研究》,对张、王、刘、元、白、韩、孟、李贺八大诗人的乐府诗创作进行了分析。此外,孟二冬的《中唐诗之开拓与新变》以大历及元和诗人为研究对象,从时代背景、诗人的创新精神、审美趣味、佛道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中唐诗的新变。以元和诗坛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仅曾广开的《元和诗论》,从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元和时期的社会风习及影响、元和时期的文学思想、元和时期的乐府诗、论“元和体”五个方面对元和诗坛进行了考察。他对元和体的界定为韩孟元白的讥讽时事的讽谕诗、元白次韵酬唱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在导言中将元和时间界定为德宗贞元十年至文宗大和三年。这些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继续探讨。至于元和体的影响,则有刘宁的《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对元和体的界定仅限于元白之元和体,所以对元和体影响的研究亦仅限于元白之元和体,且截止于宋初。

基于上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尽管对元和诗坛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但各有侧重,仍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开掘,有一些被忽略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一些见仁见智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本文拟以元和诗坛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影响诗歌创作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进而对元和诗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元和体辨析

元和体是风行于中唐元和时期的一种诗体。何谓元和体?有

多种说法,大体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是指元白之元和体,广义的则包括整个元和诗坛带有新变特征的所有诗作。对元白之元和体的界定也存在分歧,此中又包括元白本人对元和体的认识和其同时代及后来人们对元和体的认识,下面就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

(一) 元白之元和体

元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

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馀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向千馀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讽者有之,词直气粗,罪尤是惧,故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属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①

^① 冀勤校点:《元稹集》,第632—6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8月。

从元稹的这段文字可看出以下几点：

1. 所谓的元和体包括两种：一是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二是次韵相酬的排律。

2. 元和体诗不但包括元白的这两种诗，也包括那些仿效元白诗之作。

3. 元和体的流弊是那些仿效杯酒间小碎篇章之作言词支离褊浅，仿效长篇排律之作才力不足所致，“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

4. 元和体这一称谓在当时是含有贬义的，元和体诗是变雅之作，故元稹说“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

又《白氏长庆集序》曰：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謫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故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白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①

① 冀勤校点：《元稹集》，第554—555页。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

1. 元稹与白居易江通唱和之诗被仿效，其诗体为百韵律诗和杂体，且被称为元和诗。

2. 讽谕诗不被包括在元和体诗内，时人很少有知道讽谕诗的，但二十年间流传甚广，及于国外。

3. 元稹对其与乐天诗广为流传是颇为得意的。

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海内声华并在身，箠中文字绝无伦。（自注：美微之也。）
遥知独对封章草，忽忆同为献纳臣。走笔往来盈卷轴，（自注：
余与微之前后寄和诗数百篇，近代无如此多有也。）除官递互
掌丝纶。（自注：予除中书舍人，微之撰制词；微之除翰林学
士，予撰制词。）制从长庆词高古，（自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
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诗到元和体变新。（自
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各有文姬才稚齿，
（自注：蔡邕无儿，有女琰，字文姬。）俱无通子继馀尘。（自
注：陶潜小儿名通子。）琴书何必求王粲？与女犹胜与
外人。^①

白居易在“诗到元和体变新”下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这里只提千字律诗，再联系整首诗看，白居易对所谓的“元和格”还颇为自得。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元白本人对元和体的表述也不一致，他们只是客观地描述时人口中的元和体，自己并没有对元和体进行任何界定。

^①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第5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